

馬列主義論社會主義
與共產主義從社會主義
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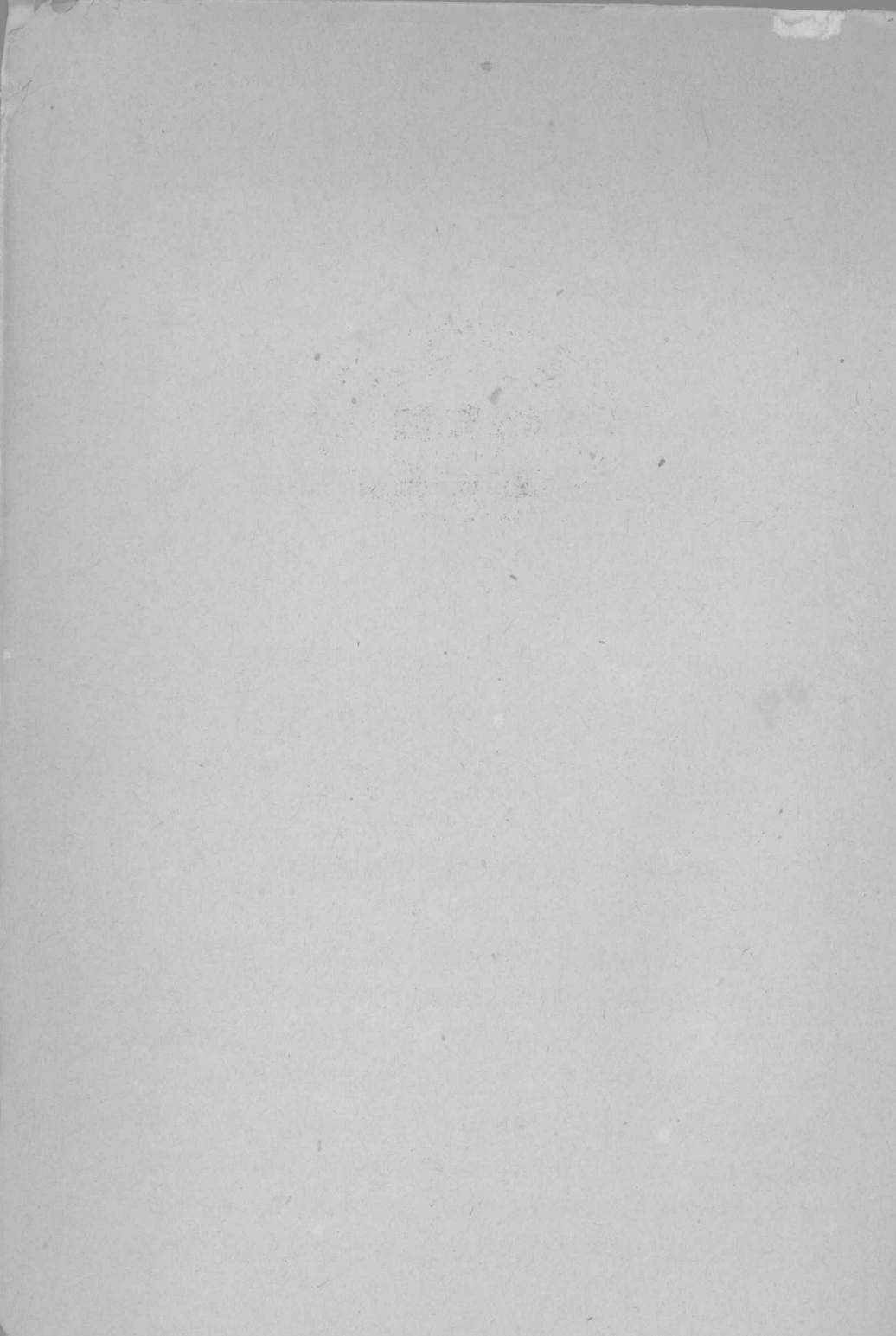
目 錄

第一章 列寧、斯大林發展了馬恩學說， 在蘇聯一國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	3
第一節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	3
第二節 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	9
第三節 社會主義在蘇聯最終勝利問題	13
第二章 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	25
第一節 第一階段——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25
第二節 高級階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29
第三章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蘇聯的作用.....	40
第一節 新經濟政策的偉大成就	40
第二節 反法西斯戰爭對蘇聯的考驗	48
第三節 領導國際革命向勝利邁進	59

附 錄

一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64
二	條條道路通向共產主義	73
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十年	79

馬列主義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第一章 列寧、斯大林發展了馬恩 學說，在蘇聯一國內建立 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

第一節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

列寧並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的原則』，同樣，他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底『舊』原則裏的任何一個原則。列寧曾經是，而且始終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最忠實的和最一貫到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依靠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的。可是，列寧並不僅僅祇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底執行者，他並且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底繼續者。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根據着發展底新條件，根據資本主義新階段底條件，根據着帝國主義底條件而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這就是說，列寧既然是在階級

鬥爭底新條件下面繼續發展了馬克思底學說，這樣他就在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內放進了一些爲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給出來的新東西，放進了一些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所不能給出來的新東西，同時，由列寧所放進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內去的這些新東西，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恩格斯所規定的原則做基礎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向前發展馬克思底學說的時候，曾在幾個問題方面給了一些新東西，請看這是那幾個問題罷：

第一，就是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底新階段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裏面，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底基礎。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在壟斷資本以前的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生在資本主義平穩進化和『和平』推廣於全地球的時代。這個舊階段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已經終結，這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去世了。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會祇能猜想資本主義發展底這樣一些新的條件，這些新的條件是因爲資本主義底新階段代替了舊階段而發生的，是因爲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壟斷的階段而發生的。在這時候，資本主義底平穩的進化已被資本主義低躍進式的，必然引起災難恐慌的發展所代替了，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和矛盾已表現得特別厲害，因爲在這時候，在這種極不平衡的發展底條件下面，爲爭取銷售商品的市場和輸出資本的市場的鬥爭，已經使這種爲着定期重新分割世界及勢力範圍的定期帝國主義戰爭，成爲必不可避免的了。列寧底功勞，也就是說列寧底新東西，就在於他依靠着『資本論』底基本原理，對於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作了一個有根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揭露了它的爛瘡和

那些使它必定滅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底基礎上，就產生列寧底一個著名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面，社會主義有在個別的，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面取得勝利的可能。

第二，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思想，認為這種專政是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是用暴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列寧在這方面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一）他發明了蘇維埃政權，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爲着這個發明，他利用了巴黎公社底和俄國革命底經驗；（二）他根據關於無產階級底聯盟者問題來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公式，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農民及其他等等）被剝削群眾間的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三）他特別着重指出了一件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內最高式樣的民主制，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底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形勢——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底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相反。

第三，就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建設底形式和方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是多少長久的，充滿着革命戰鬥和國內戰爭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採取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和組織上的那些必要的辦法，以便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以便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列寧是完完全全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這些基本原理底基礎上的。列寧在這方面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一）他在理論上證明了：被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

如果它不會被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底武裝干涉所撲滅，那末在這個國家內就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二）他規定了經濟政策底具體道路（『新經濟政策』），藉着這些具體道路，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就可以把社會化了的工業與農村經濟聯絡起來（『工業與農民經濟底聯絡』），這樣來引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到社會主義；（三）他規定了那種經過合作制來漸漸把農民基本群眾引導到和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去的具體道路，合作制是由無產階級專政拿來改造小農經濟和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化農民基本群眾的最偉大的工具。

第四，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所有一切人民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基本大綱。列寧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他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並且把這些大綱擴張成為無產階級領導權底嚴密系統了，擴張成為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及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上，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都對城市的和鄉村的勞動群眾施行領導底嚴密系統了。大家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因為有列寧和列寧黨的緣故，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應用。俄國革命，結果弄到了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的情形，照例總是這樣，就是在革命底時候，工人在街壘上作了鬥爭，流了血，推翻了舊制度，可是政權却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而資產階級後來又壓迫和剝削工人。英國和法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德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我們俄國的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在我們俄國，工人曾不僅是革命底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革命底突擊力量，同時又曾力謀成為

領導者，成爲城市和鄉村的一切被剝削群眾底政治領導者，把這些群眾團結在它自己的周圍，使這些群眾脫離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被剝削群眾底領導者，它時刻都作了鬥爭，以便奪取政權和利用這政權來擁護自己的利益以反對資產階級，以反對資本主義。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俄國革命底每一個强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也好，無論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也好，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提到了舞台上，把這個擔任着鎮壓資產階級的使命的新政權機關底萌芽，提出來對抗資產階級的國會——擔任着鎮壓無產階級使命的舊政權機關。我們俄國的資產階級曾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的國會和消滅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在『預備國會』時期，就是說，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在『立憲會議』時期，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而每次都遭了失敗。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孤立了，千百萬勞動群眾已認定無產階級是革命底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已受了群眾底審查和試驗而被他們看作自己的工人政權，如果把這個政權拿去換成資產階級的國會，這對於無產階級便是一個自殺政策。因此，難怪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在我們俄國並沒有發育過。所以革命在俄國就弄到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就是實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裏的領導權的觀點系統的結果。

第五，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各國、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裏面的事變的時候，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定出了基本的，出發點的思想。列寧底著作是以這些思想爲基礎的。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一）他把這些思想集成爲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殖

民地革命的觀點底整個系統；（二）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繫起來；（三）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宣佈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個組成部分。

末了，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底政黨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定出了關於政黨的基本大綱，認為無產階級底政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沒有它（沒有政黨）無產階級就不能得到解放，就是說也不能奪取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繼續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因為他指明了，（一）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它比無產階級組織底其他各種形式（職工會，合作社，國家組織）都要高些，它的使命就是要歸納和指揮其他這些組織底工作；（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黨才能實現，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指導力量；（三）無產階級專政祇有由一個政黨，由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不與而且也不應與其他的政黨瓜分領導權的——才能够成為完滿的專政；（四）如果在這個政黨裏沒有鐵的紀律，那末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底那些關於鎮壓剝削者的和把階級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裏，具體化了馬克思的學說和向前發展了這個學說，而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列寧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大體上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就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既不能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開，更不能把它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

話』，『斯大林選集』，第三卷，第四一——四七頁)

……我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首先有一個小小的說明。在這一種說法之下，似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東西，列寧主義又是另一個東西，似乎一個列寧主義者未必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種概念當然是不正確的。列寧主義並不是超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學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換一句話說，列寧主義包含着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再加上列寧增添到馬克思主義寶庫中去的新的學說。這種新的學說也完全是根據馬克思全部學說（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政黨、改良主義之社會根源、共產主義中之基本傾向等等問題的學說）而來的。因此，最好把問題的公式變成這個樣子：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主要的是一樣的），而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斯大林選集』，第一卷，第三二〇頁）

第二節 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

帝國主義階段發展的不平衡法則，意味着某些國家在對其他的一些國家的跳躍式的發展、某些國家很快地被其他一些國家排擠出世界市場，已經分割完畢的世界，又以軍事衝突和戰爭崩潰的方式定期的重新分割，帝國主義營壘內部衝突底深刻化和尖銳化，世界資本主義陣線底削弱，某些個別國家無產階級突破這一陣線的可能，某些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可能。（斯大林：『論反對派』，『馬列主義文獻介紹』，第九五頁）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

級革命的前提。現在，這種觀察法已經不够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各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够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整個統一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那末這體系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的情形，就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為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够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够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

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較多的地方。

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會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鍊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鍊條就在這裏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爲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級爲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爲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却原來是薄弱些。

.....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

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鍊條被衝破，通常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發生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一——四四頁）

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為出發點，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見『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在像蘇聯這樣的一個國家中。（斯大林：答英國『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威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給斯大林的短簡中所提出的問題，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第七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够而且應

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够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當然不是。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有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獲得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一頁）

第三節 社會主義在蘇聯最終勝利問題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提法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指斯大林著『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編者）內說：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此地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斯大林註）。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此地是指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而言。——斯大林註）』……。

『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却要有幾國無產者共同的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爲一談，誰就犯了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就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見『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

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去建設它』……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一切必要條件來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够而且應當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見『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

而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問題，在這裏則說：

『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就是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為若何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嚴重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援助下，才有可能。因此，各國工人所給與我國革命的援助，尤其他們即令在幾個國家內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同上）

看來是很明白了。

大家知道，在我所著『問題與回答』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以及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這樣來解釋這個問題的。

事實就是如此。

我認為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連季諾維也夫也知道的。

如果現時在黨內思想鬥爭後幾乎已有兩年，並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通過了相當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後，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結論時，竟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小冊子內一個完全不充分的陳舊說

法拖出來，作為解決這個早已解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末季諾維也夫這種特殊的姿態，就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了的時候把它拉轉去，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以後迴避這個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離開列寧道路，自己承認自己遭了失敗。

什麼是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呢？

這就是說，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工農矛盾，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並在他國無產者同情與贊助下，但是無須他國無產階級革命預先勝利，便能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而建設社會主義，便是沒有前途的建設，便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誰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誰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不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誰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什麼是除非有他國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就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勝利，便不能完全保障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不能完全保障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便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裏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裏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長

期並存是不可能的。歸根結底，不是這個獲得勝利，就是那個獲得勝利。而當這個結局還未到來時，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它願意統治並實行統治下去，那它還要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但終究是毫無疑義，不容置辯的相當的均勢。這是否會長久保持下去——我可不知道，而且我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從事。我們政策中第一個訓條，由我們政府在一年以來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就是要時刻警戒，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分子、階級和政府所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間不容髮地遭到各種侵襲的危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所持的觀點，又是怎樣呢？

請聽呵：

『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至少應當是瞭解為：（第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說，（第二）取消一階級專政，此地是說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便要分清兩件事情：（第一）有保證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

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當然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的；（第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季諾維也夫並不是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最終勝利瞭解爲有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而是瞭解爲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至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季諾維也夫却把它瞭解爲不能夠而且不應當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建設。得過且過，茫無前途的建設，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底立場。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這就是季諾維也夫所說出來了的一種荒謬已極的結論。

但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呵！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州黨代表會議上，竟講出什麼話來了。他問道：「我們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條件下，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且還是單獨的，暫且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麼？難道這裏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麼？』（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樣，據季諾維也夫說來，承認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站在民族狹隘性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却是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是不是值得爲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而進行鬥爭呢？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麼？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投降，——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而這種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荒謬議論，季諾維也夫却向我們捧出來作爲『國際主義』，作爲『十足的列寧主義』！

我斷定說：季諾維也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時，就已說過：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

二三二——二三三頁)

列寧這段話裏加有着重點的『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一語，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獲得了勝利的那個國家底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够而且應當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顯然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號召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就會令人莫解了。

由此可見，列寧底這個明顯原理，是與季諾維也夫說什麼我們能『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而沒有可能把它建成的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相隔天壤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有了奪取政權的經驗以後，他的觀點已經有了變更吧？我們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吧。

列寧說：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為建成這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吧。

你們試把列寧底這個典型原理與季諾維也夫用以反駁雅可福烈夫的那個反列寧主義論調比較一下，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祇是重複了列寧認為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季諾維也夫斥責雅可福烈夫時表示反對這個原理，便是離開列寧而站上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站上了認為在我們國家裏因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試問，如果我們沒有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究竟為什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了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政權的，——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其次，我斷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也夫是違反了我們黨底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論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底工作與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底任務』的著名決議裏明文規定了的。

讓我們來看這個決議吧。這個決議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時說道：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體系並存的事實，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及其他種種經濟壓迫手段、武裝干涉以及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主

義最終勝利，就是說有免除資產階級關係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裏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除非有技術上經濟上更爲發展國家方面的『國家幫助』（托洛茨基語），就沒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見決議）

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解釋爲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而與季諾維也夫在他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

由此可見，決議是認爲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無須有技術上經濟上更爲發展國家方面的『國家幫助』，便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與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作結論時所用來反駁雅可福烈夫的那種論調完全相反。

試問這不是季諾維也夫反對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的鬥爭，而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候，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的。一般說來，可以假定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也夫認爲這決議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季諾維也夫爲什麼沒有這樣作。他寧願選定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襲擊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同時連一句話也不提起這個決議，對決議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季諾維也夫大概是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和『稍微』修改修改列寧。顯然用不着證明：季諾維也夫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也夫底錯誤是從何處發生的呢？這錯誤底根源何在呢？

據我看來，這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落後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四月黨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曾試圖提出這個論據。可是，他們當時受到了反駁，不得不實行退却，竟在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季諾維也夫雖然在表面上服從這個觀點，但始終都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看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在給列寧格拉州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如何說明了聯共（布）中央內的這次『事件』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擁護了一種觀點，以為如果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那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經濟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認為：我們不管我國技術落後，並且違反着這種技術落後，而能够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它。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當然是比在世界革命勝利條件下緩慢得多，但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時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國工人階級以及跟着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群眾底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離開列寧主義立場的。』（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時出現於報章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

件。很可注意的，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竟沒有找到論據來駁斥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偶然的事呢？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事。這個責備顯然是打中了目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緘默辦法來『回答了』這個責備，正是因為他們『無言可答』。

新反對派看見有人責備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便表示氣憤。可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已經討論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諾維也夫觀點早已被中央政治局推翻了（一九二五年四月），而黨關於這個問題已形成了一定意見，並已把這意見明文規定於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中（一九二五年四月），但季諾維也夫還是敢於在所著『列寧主義』一書內（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言論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然後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復這種言論，——那末，季諾維也夫這樣頑強固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若不是因為季諾維也夫中了，且無可救藥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的病毒，又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樂於把自己這種不相信的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如果說在這裏違反國際主義和違反國際革命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也夫，那豈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這個『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而是什麼呢？但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它是否能够成為世界革命底真正根據地呢？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達到社會主義建

設底勝利，那它是否能夠保持其為吸引世界各國工人的最大中心，像它現在毫無疑義是這個最大吸引中心一樣呢？我認為是不能夠的。但從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結果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麼。社會民主黨人老爺們是用什麼手段來恐嚇工人，使工人離開我們的呢？就是鼓吹說『俄國人決不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我們現在是利用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而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到我們這裏來，因而鞏固全世界共產主義陣地的呢？就是利用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所以，誰鼓吹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觀點，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底『國際主義』，是與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十足的列寧主義』一樣惡劣的。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估計為『曲解列寧主義』，是估計得正確的。（『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〇五——二一七頁）

第二章 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

第一節 第一階段——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社會主義底原則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但在領取消費品時，還不是各取所需，而是以各人爲社會所作的工作爲標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還不很高，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依然存在，勞動生產率還沒有達到能保證消費品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只得不按社會各個成員底需要，而是按他們爲社會所作的工作來分配消費品。（『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五五頁）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爲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全部的勞動產品』的

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不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剛剛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便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擔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分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

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爲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爲『公平的分配』，形容爲『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它也如任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爲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爲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爲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爲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夠一下子就消滅『按工

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們，連『我們的』杜干也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有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這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復存在了的。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

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那種給不相等人們之不等量（事實上不等的）勞動以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法權』。為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二五五——二五九頁）

第二節 高級階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作簡單的解剖，那末這將是這樣的社會：（一）那裏不會有生產工具的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而祇會有公共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二）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祇會有工業的和農業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共同聯合成為勞動者自由聯合會，共同管理經濟；（三）那裏按計劃

組織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將都是以高度技術為基礎的；（四）那裏不會有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的對立形勢；（五）那裏生產品底分配將按照舊時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底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六）那裏科學與藝術將得到充分順利的條件，以至於可以達到全盛的繁榮；（七）那裏每個人因為不必去為餬口而操心，不必去奉承『世界上的強者』，所以就會成為真正自由的人。以及其他等等。（『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斯大林選集』，第三卷，第七六頁）

……共產主義底原則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在領取消費品時已不是按各人所作的工作，而是以各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所有的需要為標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已達到了足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基礎的高度，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已經消滅了，而勞動生產率已經增加到可以保證消費品完全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有可能按各個成員底需要來分配這些消費品了。（『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五五——六五六頁）

馬克思接着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儘量湧現出來時，——祇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

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碍着這個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個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把勞動變為『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祇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速度為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為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

施洛克●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每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每一個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到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且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最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家，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家來開始，且不是由

● 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一類高利貸者。

● 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氣。

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那些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蠱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了的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洛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掘壕隊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

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爲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式地臆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性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爲若沒有一個能够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即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是隨時隨地都可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裏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

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為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為一種僵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群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在民主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它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

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群眾——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警——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在這裏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是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已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中實現了的人人識字，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者都能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

給相當收據的手續●。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地和在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知識分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為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卑鄙醜惡現象，並為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為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因為當一切人都已學會管理，而且已在實際上自動地管理社

●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為由工人自己來實行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為『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的管理職能了』。

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事情，就必然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致使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為習慣。

到了那時，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二五九——二六六頁）

至於為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要的國際條件，那末它們是會隨着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及工人階級革命爆發底增長而形成和增長起來的。決不能這樣設想，以為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底工人階級將進到社會主義，尤其是進到共產主義，而別些國家底資本家却冷淡地看待這一點，袖手旁觀。更不能這樣設想，以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會同意祇做一個旁觀者來旁觀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實際上，

● 約、維、斯大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進一步發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他按新的方式提出國家消亡的問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內，他闡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底理論，指明了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獲勝利並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諸條件下國家的職能和任務。（參閱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中譯本第七八九至七九三頁）——編者。

資本家們將採取一切爲他們所能做到的辦法來撲滅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在這個或那個國家裏，每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步驟，都必然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不可阻遏地發動起來，以便在這些國家裏爭取專政和社會主義。這樣一來，在國際革命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爲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在全世界上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底命運。因爲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斯大林選集』，第三卷，第七六——七七頁）

第三章 在社會主義建設 中蘇聯的作用

第一節 新經濟政策的偉大成就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間的情形怎樣呢？

這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在儘量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曾容許資本主義有些許的活躍；當時，它是打算在兩個經濟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競賽過程中造成社會主義體系高過於資本主義體系的比重。當時的任務是要在這一競賽過程中鞏固社會主義底陣地，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完成社會主義體系，即國民經濟基本體系底勝利。

當時，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情形，是很不雅觀的。固然，它當時已在慢慢恢復起來，可是，它的生產量還遠未達到戰

前水準。它當時所依據的，是落後的不豐富的舊技術。當然，它當時是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了的。當時我國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底比重，約佔百分之八十。可是，資本主義部分在工業中所佔比重，畢竟還不少於百分之二十。

當時，我國農業情形是更不雅觀的。固然，地主階級是已被消滅了，可是，農業資本金階級，即富農階級，還有頗大的力量。當時，整個說來，農業好像是由無數用中世紀落後技術經營的細小個體農戶所形成的一片汪洋大海，而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則好像是這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細小的島嶼，老實說，它們當時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還沒有什麼嚴重意義。當時，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尚屬薄弱，而富農則還有力量。我們當時還沒有說消滅富農，而祇是說限制富農。

關於國內商品流轉，也要這樣說。當時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部分尚祇約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其餘地盤却尚被商人、投機者及其他私人佔據着。

我國經濟在一九二四年的情形，便是如此。

我們現時在一九三六年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如果說我們當時是處於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期，資本主義有些許活躍的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則是處於新經濟政策最後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已完全被消滅的時期。

首先來看我國工業吧。我國工業在這個時期已經長成為巨大的力量了。現在已經不可說它是力量薄弱和技術設備不好的工業了。恰巧相反，它現在所依據的，是新的豐富的現代的技術，特別發展的重工業以及更發展的機器製造業。而最主要的，就是資

本主義已從我國工業範圍中完全被驅逐出去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現時是在我國工業中獨佔統治的體系。我國現時社會主義工業按出產量說來已超過戰前工業至七倍以上的事實，是不可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農業方面，我們現在所有的，已經不是由無數技術落後的細小個體農戶所形成的，由富農佔強的汪洋大海，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機器化的，用新技術武裝起來的生產，即包括一切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體系。大家知道，在農業中，富農已被消滅了，而那依據於中世紀落後技術的細小個體農民經濟部分，僅佔很小的地位，它在農業播種面積方面所佔的比重，至多也不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不可不指出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現在已擁有三十一萬六千架拖拉機，共五百七十萬馬力，而與蘇維埃農莊一共計算起來，已有四十餘萬架拖拉機，共七百五十八萬馬力。

至於國內商品流轉，那末商人與投機者已被我們從這方面完全驅逐出去了。現在全部商品流轉，都完全握在國家、合作社與集體農莊手中。新的蘇維埃的商業，沒有投機者參加的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已經產生而且發展了。

這樣，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的完全勝利，現在已經是事實了。

而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人剝削人的現象，已被剷除和消滅了；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奠定為我們蘇維埃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鼓掌多時）。

由於蘇聯國民經濟方面有這一切變更的結果，於是我們現在

就有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個經濟不知危機和失業為何物，不知貧困和破產為何物，而使公民們有一切可能享受豐裕文化的生活。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我國經濟方面所發生的變更，大體上就是如此。

由於在蘇聯經濟方面發生了這些變更，於是我國社會底階級結構，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

大家知道，地主階級已因國內戰爭勝利結束的結果，而早被完全消滅了。其他剝削階級，也遭到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命運。在工業方面已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轉方面已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這樣，所有一切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

剩下的有工人階級。

剩下的有農民階級。

剩下的有知識界。

可是，如果以為這些社會集團在這時期中沒有發生任何變更，比方說，如果以為他們還是與在資本主義時期一樣，那就錯誤了。

例如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吧。人們往往照舊稱它為無產階級。但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就是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資產階級剝削着無產階級的那個經濟體系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階級。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而在我國，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那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的國家了。於是，我國已沒有什麼能於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

存在了。於是，我國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反而是與全體人民一起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它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被消滅，於是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都完全剷除了。既然如此，難道還可以把我國工人階級稱為無產階級麼？當然是不可以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消滅那些產生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可以說蘇聯工人階級已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麼？絕對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已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已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消滅，已把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奠定，並引導着蘇維埃社會按共產主義道路前進的蘇聯工人階級。

由此可見，蘇聯工人階級是完全新的，擺脫了剝削制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人階級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現在我們來說農民問題。人們通常都說，農民是個小生產者階級，其中組成分子，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地面上，各人單獨在自己的小農莊上運用落後技術來勉強從事耕種，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隸，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放肆剝削的。的確，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就其基本群眾來說，正是這樣的階級。可以說我國現代農民——蘇聯農民——群眾是與這樣的農民相像麼？當然不可這樣說。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我們蘇聯的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在我國已沒有什麼能於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存在了。於是，我國農民是已擺脫了剝削制的農民。其次，我們蘇聯的農民，絕

大多數都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就是說，他們的工作和財產不是建築在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上，而是建築在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上。最後，我國農民底經濟基礎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

由此可見，蘇聯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最後，我們就要說到知識界問題，工程技術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一般職員等等問題。在過去這一時期中，我國知識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更。這已經不是那企圖把自己看作超階級的，實則大多數都是替地主資本家服務的舊的頑固的知識界了。我們蘇聯的知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完全新的知識界。第一，知識界底成分變更了。在我們蘇聯的知識界中，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只佔很小的百分數。蘇聯知識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分子。最後，知識界底活動性質也變更了。從前，它應服務於富人階級，因為它當時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它却應服務於人民，因為剝削階級已不復存在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它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這裏，它與工農攜手建設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

由此可見，這是完全新的勞動的知識界，這樣的知識界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內都找不到的。

這就是過去這一時期在蘇維埃社會底階級結構方面所發生的變更。

這些變更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這些變更說明：工人階級與農民間以及這兩個階級

與知識界間的界線，是在泯滅着，而舊時的階級特殊性，也在消失下去。這就是說，這些社會集團間的距離日益縮減下去。

第二，這些變更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經濟矛盾是在降低着，是在泯滅下去。

最後，這些變更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政治矛盾也是在降低着，也是在泯滅下去。

這就是蘇聯階級結構方面的變更。

關於蘇聯社會生活變更的情形，如果不說說還有一方面的變更，那是不完全的。我所指的是蘇聯境內民族相互關係的方面。大家知道，在蘇聯境內約有六十個民族、民族集團和小民族。蘇維埃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不言而喻的，關於蘇聯各族人民相互關係的問題，對於我們不能不有第一等的意義。

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於一九二二年在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它是根據蘇聯各族人民平等自願原則組成的。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現行憲法，是蘇聯第一個憲法。那時，各族人民間的關係還沒有應有的調整；對於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心理底遺毒尚未消失；離心勢力還繼續發生作用。當時必須在這種條件下，在經濟政治軍事互助基礎上調整各族人民底兄弟合作，把他們聯合為一個聯盟的多民族國家。蘇維埃政權不能不見這件事業的困難。它看見了資產階級國家中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失敗實驗。它看見了舊奧匈帝國破產的實驗，但它畢竟舉行了創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因為它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國家，一定能經受住所有一切考驗。

從那時起，已經有十四年了。這樣一個時期，已足夠來審查

這一實驗了。結果怎樣呢？過去這一時期，毫無疑義地證明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是完全成功了的。這是列寧民族政策所達到的毫無疑義的勝利（鼓掌多時）。

爲什麼能有這一勝利呢？

因爲那個組織民族紛爭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因爲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熾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已被消滅；因爲政權是由根本反對一切奴役制而忠實實現國際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執掌着；因爲各族人民在經濟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互助原則已經切實實現；最後，因爲蘇聯各族人民底民族文化，即形式爲民族的，而內容爲社會主義的文化，已有蓬勃的發展——因爲有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所以蘇聯各族人民底面貌已經根本改變了，他們中間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經消失，而互相相愛的情感已經發展，並因此而造成了各族人民在一個統一聯盟國家體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關係。

結果，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形成的，經住一切考驗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底堅固性，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個單民族國家都比不上的。（熱烈鼓掌）。

這就是過去這一時期在蘇聯民族相互關係方面所發生的變更。

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經濟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方面所發生的種種變更底總結。（『論蘇聯憲法草案』，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七二——六七八頁）

第二節 反法西斯戰爭對蘇聯的考驗

對於我國說來，這次戰爭是我們祖國歷來所遭遇過的一切戰爭中最殘酷最嚴重的戰爭。

但這次戰爭並不只是一件可詛咒的事情。它同時又是考驗檢查人民所有一切力量的一個偉大學校。這次戰爭暴露了後方前線的一切實情和事變，它把所有遮掩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都無情打破，使它們不戴面具，毫無粉飾，而公開出台動作，暴露出它們所有的缺點和優點。這次戰爭可以說是對我們蘇維埃制度，對我們國家，對我國政府以及對我們共產黨舉行了一次考試，對它們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彷彿是對我們說：看吧，這就是你們的那些人物和組織，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和行動，——請仔細來查看查看他們，並按他們的工作結果來賞罰他們吧。

這就是此次戰爭底優點之一。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選舉人說來，是有重大的意義，它使我們能於迅速地客觀地估計黨及其人物底行動，並作出正確的結論。要是在另一個時候，就會必須研究黨代表人物底演說和報告，加以分析，把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兩相比照，作出總結等等。這就須要進行一番複雜困難的工作，並且還不能擔保這中間不犯什麼錯誤。現在却是另一種情形了，因為戰爭已經結束，而戰爭本身已經把我們各個組織和領導人底工作檢查過了，並對這個工作作出了總結。現在我們來把事情分析清楚並做出正確的結論，是要容易得多。

那末，戰爭底總結究竟是怎樣呢？

這裏有一個主要的總結，至於其他一切總結，都是從這個總結中產生出來的。這個總結就在於戰爭結局是敵人失敗，而我國和我們各聯盟國却成了勝利者。我們結束戰爭，是完全戰勝了敵人，——這就是這次戰爭底主要總結。但這是個太嫌廣泛的總結，所以我們決不能以此為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戰爭；當然，在這樣的戰爭中擊破敵人，便是爭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完全是正確的。但這畢竟還是一個廣泛的總結，我們也就不能以此自安。爲了認識我們這次勝利底偉大歷史意義，就要更具體地來考察這個問題。

那末，究竟應當如何估計我們這次戰勝敵人的勝利，以及從我國內部力量底狀況和發展方面來看，這次勝利底意義究竟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爭火焰中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並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在外國刊物上有人屢次斷言，說蘇維埃社會制度是一種必遭失敗的『冒險試驗』，說蘇維埃制度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根基，而不過是肅反局所強加於人民頭上的一間『紙房子』，說這間『紙房子』只要有人從外面來稍微把它推一下，就會倒落粉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一切毫無根據的斷語。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並受人民極力擁護的真正人民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能力和十分穩固的社會組織形式。

況且，現在所講的已經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有了這次戰爭底具體教訓以後，任何一個懷疑家都不敢再對蘇維埃社會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什麼懷疑了。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社會制度已證明出它是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穩固的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一個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

其次，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國家制度；我們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經住了戰時一切考驗，而證明出它是富有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外國刊物方面的著名人物屢次聲稱，說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是一個『人工造成而沒有生機的空架子』，說一旦發生某種糾紛時，蘇維埃聯盟就一定要陷於瓦解，說蘇維埃聯盟一定會遭到與奧匈帝國同樣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刊物上這些毫無根據的議論。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的多民族國家制度是很有成效地經住了考驗，它在戰爭時期更加鞏固起來了，而且證明出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國家制度。這些老爺們沒有瞭解到，拿我們的國家來和奧匈帝國作比擬，原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並不是在激發民族猜忌心和民族惡感的那種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是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而蘇維埃制度與資產階級制度相反，是培植着我國各族人民相互友愛和親密合作情感的。

不過，有了這次戰爭教訓以後，這些老爺們已不敢再對蘇維埃國家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否認了。現在所講的已不是蘇維埃國家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它富有生命能力，是不

容置疑的事實。現在所講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證明出它是多民族國家底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把民族問題和各民族合作問題解決得比其他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好的國家組織體系。

末了，我們這次勝利說明：獲得了勝利的是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的紅軍；紅軍英勇地經住了戰時一切艱難困苦，當頭擊破了各個敵人軍隊，而結果是在戰爭中打勝了。

（會場中有人高喊：『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打勝的！』全場起立，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齊聲歡呼）。

現在無論是友人或敵人，都一致承認說紅軍確實是勝任了自己所負有的那種偉大使命。但在五六年以前，即戰爭前夜的時候，他們却不是這樣說法的。大家知道，當時外國刊物方面的許多著名人物和外國許多公認為有權威的軍事專家，都屢次聲言，說紅軍情況大大令人懷疑；說紅軍武裝得不好，而且沒有真正的指揮人員；說紅軍士氣低得不成樣子；說紅軍也許適於防禦，但決不適於進攻；說紅軍一遭到德軍打擊，就會像一座『泥脚的巨像』傾倒下去。這種議論不僅是在德國，並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也是有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戰爭推翻了這些毫無根據而可笑已極的議論。戰爭表明了，紅軍並不是什麼『泥脚的巨像』，而是具有最新式武器，極練達指揮人員以及高度士氣和戰鬥品質的現代頭等軍隊。不要忘記，紅軍就是把不久前還使西歐各國軍隊膽戰心寒的德軍當頭擊破了的那個軍隊。

應當指出，這些『批評』紅軍的人已是日益少見了。而且現時在外國刊物上日益常見的，已是那種指明紅軍品質優越，紅軍官兵技藝高妙，以及紅軍戰略戰術十分完善等等的言論了。這是

當然的事。既然紅軍在莫斯科附近和斯大林格拉一帶，在庫爾斯克和別爾果洛得一帶，在基也輔和基洛夫格拉一帶，在明斯克和波布魯依斯克一帶，在列寧格拉附近和塔林一帶，在雅西和里沃夫一帶，在維斯拉河與尼門河上，在多腦河與奧德河上，在維也納和柏林一帶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當然也就不能不承認紅軍是很值得令人傾敬的頭等軍隊了（熱烈鼓掌）。

我們就是這樣來具體估計我國戰勝敵人的這次勝利的。

這次戰爭底總結，基本上就是如此。

假如以為不必預先做一番準備全國實行積極防禦的工作，便能獲得這樣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那就錯誤了。假如認為這樣一番準備工作，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在三四年以內完成得了，同樣也是錯誤的。假如認為我們獲得勝利只是由於我國軍隊勇敢的結果，那就更加錯誤了。沒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單靠勇敢精神，也還打敗不了軍隊衆多，武裝優良，軍官訓練有素和軍需供給頗佳的敵人。爲要擔當起這樣一種敵方的打擊，再給以回擊，然後把它完全擊敗，那末除了我國軍隊那種無比的勇敢精神而外，更要有最新式並且還是數量充足的武器；其次還要有組織得很好並且也是數量充足的供給。可是爲了這點，就必須具備有，並且是要在數量上充分具備有下面種種起碼的東西：供製造武器軍裝以及企業設備品用的金屬；供維持各企業和運輸機關工作用的燃料；供製造軍服用的棉花以及供軍隊給養用的糧食。

是不是可以說，我國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擁有了爲基本上滿足這種需要所絕對必需的物質資源呢？我認爲是可以這樣說的。爲了準備這一壯舉，曾必須實現發展國民經濟

的三個五年計劃。而這三個五年計劃也就使我們能於創立了這些物質資源。無論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時，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是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時好過幾倍。

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所擁有的物質資源，究竟是怎樣呢？

爲了幫助你們弄清這點，我現在就要把共產黨在準備我國實行積極防禦方面所做的工作，簡略地報告一下。

假如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拿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的統計比較一下，我們便可得出如下情景。

在一九一三年間，我國總共出產了四百二十二萬噸生鐵，四百二十三萬噸鋼，二千九百萬噸煤炭，九百萬噸煤油，二千一百六十萬噸商品穀物，七十四萬噸棉花。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那些物質資源。

這就是舊時俄國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那個經濟基礎。

至於說到一九四〇年時的情形，那末我國在這一年間，出產了一千五百萬噸生鐵，即比一九一三年約多至四倍；出產了一千八百三十萬噸鋼，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四倍半；出產了一萬六千六百萬噸煤炭，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五倍半；出產了三千一百萬噸煤油，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半；出產了三千八百三十萬噸商品穀物，即比一九一三年多過一千七百萬噸；出產了二百七十萬噸棉花，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半。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物質資源。

這就是蘇聯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經濟基礎。

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很大的。

出產方面這樣一種空前未有的增長，決不能認為是國家由落後達到進步的一種簡單尋常的發展。這乃是使我們祖國由落後國變成了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的一個突變。

這個歷史的轉變是從一九二八年，即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開始，而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了的。在這個時期以前，我們曾須恢復遭受破壞的工業，醫治我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而受到的創傷。如果同時還注意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四年以內完成，而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工作，在第四年度時，却被戰爭打斷了的這種情形，那就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所花費的時間，總共不過是十三年左右而已。

不能不承認，十三年的時間，對於實現這樣的偉業壯舉，實在是一個非常短促的期限。

這也就是說明，為什麼當時把這些數目字一公佈出來，就引起外國刊物上議論紛紛。那時友人認為是發生了一種『咄咄怪事』，而敵人却揚言五年計劃是『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和『肅反局耍出的把戲』。但既然世界上決不會有什麼怪事，而肅反局又不是那樣神通廣大，竟能把社會發展的規律取消，於是國外的所謂『社會輿論』，也就只好與事實講和了。

共產黨究竟是運用什麼政策來保證我國在這樣一個短促時期內創立了這種物質資源的呢？

首先就是運用了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政策。

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是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的。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方面開始。因為在輕工業方面，較之重工業來說，所需要的投資數量是

少些，資本週轉得快些，而且獲得利潤也容易些，所以那裏的輕工業，也就成為工業化的首先的對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讓輕工業積蓄一些利潤而將其集中於銀行以後，才會輪到重工業方面，開始來逐漸把所積蓄的資本轉用到重工業中去，造成保證它發展的條件。但這是一個悠久的過程，需要在數十年長久的時期內，靜待輕工業發展起來，而在沒有重工業的情形下勉強過活。共產黨當然不能走這條道路。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假如這件事稍遲一着，那就等於失敗。黨記住了列寧底指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國共產黨也就排斥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這種困難是可能克服的。在這方面，工業和銀行國有制大大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够迅速聚集巨量資金，轉用到重工業方面去。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作，我們便無法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把我國變成爲工業國。

第二，就是運用了農業集體化政策。

爲要消滅我國農業方面的落後情形，而爲國家多多供給商品穀物和棉花等等，就必須由細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農業，因爲只有大規模的農業才能採用新的技術，利用農學上的一切成績，並能多多供給商品農產物。但大規模的農業有兩種，一種是資本主義農業，另一種是集體農業。共產黨決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因爲有原則上的理由，而且因爲這種道路是要有一個過分長久的發展過程，並且預先就要使農民破產，使他們變成僱農。因此，共產黨便走上了農業集體化的道

路，走上了把各個農戶聯合爲集體農莊，藉以擴大農業規模的道路。集體化的方法證明出它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因爲它並不要讓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爲它使我們能於幾年以內便在全國佈滿了能够採用新技術，利用一切農學成績，而多多供給國家商品農產物的巨大集體農莊。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實行集體化政策，那我們便不能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消滅我國農業歷來落後的情形。

決不可說，黨的政策沒有遇到什麼反抗。不但是那些始終厭棄一切新事物的落後分子，而且我們黨裏許多著名的分子，也曾一貫企圖把黨拉往後退，極力設法將它拉到『通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所幹的一切反黨勾當，他們對我國政府各種設施實行怠工的全部『工作』，都是要達到一個目的：破壞黨的政策並阻碍工業化和集體化的事業。但是黨既沒有理會某些人方面的威脅，也沒有理會另些人方面的啜泣，而是毅然決然，不顧一切地向前邁進了的。黨底功績就在於它並沒有遷就過落後分子，總是不怕逆流而進，始終都保持着自己那種主導力量的陣容。毫無疑義，共產黨如果沒有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便不能堅持住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

共產黨是否正確利用了這樣造成的種種物質資源，來擴展軍事生產並供給紅軍必需武裝呢？

我認爲它是做到了這點，並且做得極有成效。

如果把戰爭第一年因工廠企業東遷，而使擴展軍事生產受到阻礙的這期間除開不算，那末黨在戰爭其餘三年中所達到的成績，就使它不僅能爲前線供給了充足的大砲，機槍，步槍，飛機，坦克和彈藥，而且積蓄起必要的後備品。同時大家知道，我

們的武器在質量上，不僅不亞於德國武器，而且一般說來，甚至勝過了它。

大家知道，我們的坦克製造業在戰爭的後三年期間，每年平均出產了三萬輛以上的坦克，自行砲和裝甲汽車（熱烈鼓掌）。

其次，大家知道，我們的飛機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四萬架的飛機（熱烈鼓掌）。

再次，大家知道，我們的大砲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十二萬尊的各種口徑大砲（熱烈鼓掌），達四十五萬架的輕重機槍（熱烈鼓掌），三百萬枝以上的步槍（鼓掌），以及約二百萬枝的自動槍（鼓掌）。

末了，大家知道，我們的迫擊砲製造業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時期，每年平均出產了達十萬尊的迫擊砲（熱烈鼓掌）。

自然，我們同時又出產了相當數量的砲彈，各種雷彈，飛機炸彈，以及步槍和機槍子彈。

大家知道，例如，單是在一九四四年內就出產了二萬四千萬顆以上的砲彈，炸彈和雷彈（鼓掌），七十四萬萬粒子彈（熱烈鼓掌）。

大體說來，紅軍武器和彈藥方面的供給情形，就是如此。

可見，這種情形是與我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供給情形大不相同，當時前線上是經常感受大砲和砲彈缺乏，軍隊是沒有坦克和飛機作戰，往往是每三個兵士共用一枝步槍。

至於說到紅軍的糧食和服裝供給，那末誰都知道，前線在這一方面不僅沒有感受到任何缺乏，甚至還擁有必要的後備品。

我國共產黨在戰前和戰時的工作情形，便是如此。

現在我就要略微說說共產黨在最近將來工作的計劃。大家知

道，這種計劃已載明在最近期間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計劃中。新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恢復我國遭受戰災的區域，恢復工農業底戰前水準，以至於在頗大程度上超過這個水準。更不待說，在最近期間就會廢除購物證制（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並且特別加緊注意擴大日用品生產，用一貫減低所有一切貨品價格的辦法來提高勞動者底生活水準（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同時加緊注意建設各種科學研究院（鼓掌），務使科學能盡量展開它所有的力量（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相信，只要我們對我國的學者給以應有的幫助，他們在最近期間，就不僅會趕上，而且會超過國外科學的成績（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說到更長一個時期的計劃，那末黨是立意要造成國民經濟強大的新高漲，使我們能够——譬如說——把我國工業水準提高到超過戰前水準達三倍。我們必須使我國工業能每年出產生鐵達五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鋼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炭達五萬萬噸（長時間的鼓掌），煤油達六千萬噸（長時間的鼓掌）。只有做到了這步時，才可以說，我們祖國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熱烈的鼓掌）。這大概是需要三個新五年計劃的時間，——也許還要多些，——才可做到。但這是可能做到，而且是我們所應當做到的（熱烈的鼓掌）。（斯大林：『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第七——一九頁）

第三節 領導國際革命向勝利邁進

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推翻了俄國帝國主義，解放了一切從前沙皇國家底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經過這些區域底工業化創造了他們文化、政治發展底鞏固基礎；在蘇聯國家憲法上固定了自治區、自治共和國與聯邦共和國的法律地位，並且完全實現了各民族底自決權。因而它保證了蘇聯境內各民族底不但形式上的而且實際上的平等。

蘇聯乃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建設底國家，乃工人階級許多偉大成就底國家，乃工農聯合底國家，乃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發展着的新文化的國家，它必然地變成爲一切被壓迫階級國際運動底基礎，國際革命底主要洪爐，世界歷史底最重要的因素。無產階級在蘇聯第一次在歷史上獲得了他們的祖國，蘇聯對於殖民地人民底解放鬥爭，是最大引力的中心。

蘇聯便這樣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中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不但是因爲它創造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系統底基礎，因而脫出了世界資本主義底系統，而且還因爲它盡着無可比擬的革命作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動機底作用。此發動機推動着全世界無產者走向奪取政權；證明工人階級不但能破壞資本主義而且也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活的例子；表示出在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地球各民族間兄弟關係的榜樣；顯示出在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在世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應該建立的）之下的全世界勞動者底經濟上的聯合的模範。

兩種經濟系統——蘇聯的社會主義系統與其他國家的資本主

義系統——的同時存在，使無產階級國家負起防衛資本主義世界底進攻（抵制、封鎖等等）的任務。同時有着一種任務，在經濟上利用手腕，利用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繫（在信用、借款與租讓等形式內利用社會主義順利建設底基本前提之一的對外貿易壟斷的幫助）。這裏主要路線是，盡量地同外國發生廣大聯繫，但是只有在這種聯繫對於蘇聯有利的界限內，即是說它能鞏固蘇聯自己的工業，給本國重工業與電氣化以及社會主義機器製造業建立基礎。只有在蘇聯經濟的獨立對於資本主義的包圍有了保證的程度下，蘇聯才能創立社會主義建設不被破壞與不致變為資本主義世界系統的附屬物的鞏固保障。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蘇聯市場對於它們有着重大意義——經常動搖於通常商業的利益與對於蘇聯強大（這同時等於世界革命底強大）的恐怖之間。帝國主義列強政策中的主要的與基本的趨勢是在於企圖包圍蘇聯與進行反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這種企圖底目的是消滅蘇聯，造成全世界資產階級底恐怖統治。

可是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包圍蘇聯的頑固企圖以及軍事進攻它的危險底增長，絕對不能阻止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與領導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聯邦共產黨去實現它的國際責任，去幫助一切被壓迫者，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民族運動及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的鬥爭。

.....

蘇聯是無產階級底真正的祖國，是它的各種成就最堅固的柱石，是它的全世界解放的主要因素；因而國際無產階級應該幫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成功，以一切方法來保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反對資本主義列強底進攻。

『世界政治的形勢，現在已把無產階級專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底一切事件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個中心點上：即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對蘇聯的鬥爭，而這共和國，必須頑強地把一切國家先進工人底蘇維埃運動及一切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集合到它的周圍。』（列寧）

在帝國主義國家向蘇聯進攻並對它開始戰爭的時候，國際無產階級底回答應該是：在無產階級專政與聯合蘇聯的口號之下進行勇敢的堅決的群眾運動與推翻帝國主義政府的鬥爭。

各殖民地，尤其是在向蘇聯進攻的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必須利用帝國主義武力的轉移，以一切力量擴展反帝國主義鬥爭，組織革命的行動以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與獲取完全的獨立。

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與它的國際影響底增長，不只擴展了帝國主義列強與它們的社會民主黨走狗們底仇恨，而且同時喚起了全世界廣大勞動群眾最大的同情以及全世界被壓迫者底準備，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之時採用一切方法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而鬥爭。

這樣，現在世界經濟矛盾底擴展，資本主義總危機底深刻化及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武裝進攻，必然要引起有力的革命爆發。這一爆發在它的殘墟下將會把資本主義在一些所謂文明的國家裏埋葬下去，將在殖民地開展勝利的革命，強大地擴大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因而對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最後勝利是進了偉大的一步。（『共產國際綱領』，第六二——六五頁）

附 錄

一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一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和共同點

.....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具有一個共通點：生產手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和在完全的共產主義條件下，不是握在私人的手裏，而是社會的公有財產，全國的國民經濟是按照統一計劃進行的，人剝削人的現象已消滅，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危機和失業等等現象都已不復存在。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底這個共同基礎，使兩者的區別僅在於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中的程度或階段之不同而已。列寧在說明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社會主義時寫道：『既然生產手段成為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此處也是可以適用的，

不過，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同時，彼此也有許多各不相同的特徵。

在社會主義時代，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可以有各種豐足的消費品作為保證的階段。勞動還沒有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社會在處理勞動和消費方面，就必需實行最嚴格的監督。消費品的分配按照這個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社會公有財產存有兩種形式：國家的（全人民的）財產和合作社——集體農莊的財產，這就表現了工人與農民間還存在着階級的分野，在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殘餘。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都還沒有完全消滅掉，舊的社會分工等等底殘餘還保存着。

到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生產力就會達到非常高的發展，各種食品和消費品都非常充足，勞動將變成人們底第一生活需要。消費品底分配是按照這個原則來進行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公有財產只有一種形式——生產手段成為共產主義財產——出現了；階級分野底殘餘和人們意識中底資本主義殘餘將要完全被克服。城市與鄉村之間底對立性，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別都將最終消滅，舊的社會分工殘餘等等都將不存在。（拉萍：『論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四——六頁）

二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

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向它底高級階段底過渡，其性質是逐漸的，它是整個歷史發展的延續。

大家知道，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過程，是用一種生產方法去代替另一種根本與它相反的生產方法。這就是為什麼這種過渡除了革命以外就不可能實現。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所發生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不是從一種社會經濟機構向另一種社會經濟機構過渡。這種過渡將是在置基於生產手段公有制基礎上面的同一社會經濟機構內部發生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剝削人現象以及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當蘇聯基本上已建設好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地統治整個國民經濟時，在這種條件下，社會主義底進一步發展及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將會在原來的基礎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第二）階段將是從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生長與成熟起來的。因此，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將在逐漸發展向程序中實現着。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逐漸過渡，並不是意味着其發展是以緩慢的速度進行的。恰巧相反，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這一時期的特徵將是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國民財富的迅速增加，人民物質和文化水平的空前未有提高。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逐漸過渡不能免除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飛躍。譬如說，在各種消費品方面，要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去，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它將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富足的水準而逐漸實現。可是從社會主義的分配（按勞動）原則向共產主義的分配（按需要）原則的過渡，是一種朝向新形態的跳躍。

這與技術的進步同樣也發生着關係。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中的顯著技術變革，標誌着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底技術發

展。科學和技術部門中底應用最重要的發明，表明着在生產力發展中和人征服自然中已到達一個嶄新階段。

如果認為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期中的社會發展是不必經過鬥爭和努力，而是平暢、順利與自然的事，那是不正確的。斯大林在聯共（布）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嘲笑了那些認為『可以放下武器，高枕而臥，靜待無階級社會自行來臨』的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意味着生產力空前未有的大發展。同時，建設共產主義也就是意味着對拖延遲慢、墨守成規，對一切各種各樣資本主義社會殘餘作緊張鬥爭。斯大林同志指出：無階級社會不可能自天上掉下，而是要全體勞動者在跟社會主義底敵人的鬥爭中努力爭取它與建設它。

如果認為社會發展在這一時期是：最初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後來才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也是錯的；這不是一種一個跟隨一個的過程，而是統一的過程。隨着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逐漸過渡也將要實現的。

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必須千方百計地鞏固與發展各種基礎、社會主義原則、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向統一的共產主義財產形式的過渡，將通過社會主義財產形式的鞏固與進一步發展而實現；向共產主義的按需要的分配原則的過渡，將通過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按勞動分配的原則，及通過鞏固貨幣制度和全面發展蘇維埃貿易事業而實現。（拉萍：『論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七——九頁）

三 怎樣過渡到共產主義

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向它的第二個、高級的階段的過渡，需要生產力不斷的增長與繁榮，需要造成各種消費品的豐足富裕。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蘇聯在極簡短的歷史期間裏，能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爲一個具有頭等工業和集體農業的強國，可是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生產力底發展還沒有達到有足夠消費品可做保證的水平。因此消費品的分配不能按照社會成員的需要，而是要按照他們的勞動質量與數量，按照他們爲社會所完成的工作來決定。

在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由於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將可保證消費品的豐足富裕，社會將可以從社會主義的分配（按勞動）原則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分配（按需要）原則。走向這個過渡的道路，就是進一步不斷的提高各個國民經濟部門，發展我國工業、農業和運輸。

實現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也就是說，在每個居民所需要的工業品生產範圍趕上與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向它的第二階段過渡底最主要條件。蘇聯在經濟發展速度和在生產技術方面已超過各資本主義國家，而在工業生產品總量也已超過歐洲諸國。但按每人平均工業生產量來說，蘇聯還是落在英美的後面。

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應得的工業品的總數量是一個國家經濟力量的基本標準。因此，使生產水準達到能在全國人民消費品平均數量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這一任務，是蘇聯的基本經濟任

務，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決定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這個歷史任務。他說：『只有當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希望我國有完全充足的消費品，有豐富的食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實行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參閱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五七頁）

跟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使蘇聯中止了實現基本經濟任務，使我國國民經濟受到了巨大損失。新五年計劃中，已預定完全恢復受到戰災的區域，恢復工業和農業達到戰前水準，並在頗大程度上超過這個水準。新五年計劃意味着蘇聯在解決基本經濟任務中已向大跨了一步。

斯大林同志在其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歷史演說中，曾提出造成蘇聯國民經濟新高漲的巨大綱領，這個綱領將使我國能够——譬如說——把工業水準提高到超過一九四〇年水準三倍。斯大林同志提出這樣的任務：每年生產的生鐵要達五千萬噸，鋼達六千萬噸，煤——五萬萬噸，石油——六千萬噸。他說：『只有做到了這步時，才可以說，我們祖國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這大概是需要三個新五年計劃的時間，或許還要多些，才可做到。但這是可能做到，而且是我們所應當做到的。』（『真理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新五年計劃，是這個提高我國經濟和文化的巨大綱領底一部分。新五年計劃預定進一步發展各部門國民經濟，特別加以注意的是技術的進步和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到五年計劃終，黑色冶金的生產將比戰前增加

百分之三十五，煤的開採增加百分之五十一，電力的製造增加百分之七十，機器製造增加三倍。農業生產品在一九五〇年將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在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國民收入和國民消費都將大大提高。

進一步的發展我國的工業，廣泛地擴大新企業的建設，進一步提高所有國民經濟部門的技術，——這在完成蘇聯基本經濟任務中具有決定的意義。新五年計劃規定進行巨大企業基本建設：在五年中必須有五千九百個左右的企業（恢復的與新建築的）開工。五年計劃中規定企業基本建設的經費為一千五百七十五萬萬盧布。廣泛地進行基本企業建設在新五年計劃是迅速增加工業品的最重要條件。

到新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工業生產的數量（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所得的數量來說），將超過法國在戰前的水準，接近於英國的水準。在工業品出產額（按人口平均分配計算）方面，要完成趕上與超過美國的水準這一任務，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

為了解決基本經濟任務，就必須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勞動的組織，不斷提高工人和技師幹部的熟練程度。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這樣說過：『我國勞動生產率愈高，我國生產技術愈完善，我們也就能愈迅速實現這個最重要的經濟任務，也就能更大大縮短實現這個任務的期限。』（參閱『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五八頁）

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和第二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中，由於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由於勞動底機械化以及勞動上使用電力的增長，由於社會主義競賽和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發展，所以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兩倍半。蘇聯在工業中和其它各經濟部門中，不

僅在發展速度上，並且在勞動生產率水準上，都達到了巨大的成就。

勞動生產率底增高，擴大了現有企業的物品底生產，這是作爲建設新工廠的社會主義積蓄底泉源。

社會主義競賽以及它的高級形式——斯達漢諾夫運動，在爭取勞動生產率底提高中起着顯著作用。斯大林同志指出，斯達漢諾夫運動『爲我們開闢了唯一的途徑，去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即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指標，……』（參閱『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六五七頁）新五年計劃規定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到一九五〇年將比戰前水準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在新五年計劃中，在工業品增加的數量中，約近百分之七十將是由增加勞動生產率得到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及爲發展社會主義競賽而鬥爭，便是爲生產力新高漲而鬥爭。

勞動生產率底新階段、高級階段，它的意思就是指生產力（包括生產手段和基本生產力——人）發展底更高階段。

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大家知道，蘇聯在生產技術方面，在工業生產底新技術裝備方面，是佔全世界第一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技術發展與社會政治機構發生了矛盾，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由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技術便毫無阻礙的加速度發展着。

在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我們將建立資本主義世界所想像不到、所辦不到的質量優良的嶄新技術。這種新技術——共產主義底技術——將造成某種條件，保證生產力空前未有的高漲，改變勞動形式，保證完全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

因此，就可明白，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期中，技術進步和科學發展具有何等巨大意義。蘇聯的科學家不僅細心地研究與利用世界科學與技術的成果，並且推動科學和技術向前進展，使我國成為世界技術進步的先鋒。斯大林同志對蘇聯科學工作提出一個任務：在最近期間，不僅要趕上，並且要超過國外科學的成績。

新五年計劃規定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要達到進一步的發展。五年計劃規定生產的實行廣泛機械化和電氣化。在新五年計劃中，蘇聯整個工業部門工人的技術武裝將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約近一倍半。在機器製造業、冶金業、煤炭工業、化學工業和其它國民經濟部門中，將起着巨大的技術變革。五年計劃同時在發展新技術部門和生產部門方面也規定了許多任務。

向共產主義第二階段過渡的意思，就是更全面地發展最主要的社會生產力——人。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能使生產工具開動起來的人，擁有生產經驗和勞動習慣的人，是基本的主要的社會生產力。共產主義便是這種生產力發展中的新階段。

恩格斯也指出，要把工業和農業的生產提高到與共產主義一樣的高度，單靠一部分生產手段是不够的，還必需發展人們運用這些手段的能力。『……以整個社會力量共同進行生產以及從此產生出來的生產底新發展，將需要完全新的人並創造新的人。』

社會主義不僅加速生產手段的發展，而且也使勞動者能夠全面地發揮與應用自己的才能。在蘇聯，人已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的生產經驗和習慣不斷豐富起來，他們的文化水準和意識不斷提高。蘇維埃政權使農民的認識起了真正的變化，使他們走上共同的集體勞動的道路。在走向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文化領域負有

巨大的新任務。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農民都變成爲文化的有學識的人，而且我們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做到這一步的。』（參閱『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九五頁）

共產主義需要各方面有訓練的，各方面發展的，有文化的人。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進一步大力提高工人和集體農民的文化技術水準，增進社會主義生產底工作人員的熟練生產技能和一般的教育訓練，培養他們成爲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

新五年計劃在文化建設方面規定許多巨大的任務。五年計劃底完成將是提高工人和集體農民文化技術水準方面的繼續前進一步。（拉萍：『論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第一〇——一七頁）

二 條條道路通向共產主義 ●

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堅持在民主方針上的和平與國際合作的立場，在目前情況下，這要求歐洲及歐洲以外的一切反帝國主義及民主陣營的力量團結起來，以便建立一個不可摧毀的堡壘，阻止日益囂張的帝國主義，阻止它的新侵略政策。如果民主力量團結起來，並且大膽地向帝國主義及其新戰爭的冒險的計劃作鬥爭，它就能把全世界的人民團結成爲一支強大的軍隊，這當然不

可能爲帝國主義所歡喜，因爲帝國主義剝奪各族人民的民主權利，並蹂躪各國主權的計劃，是以脅詐和瘋狂的冒險爲根據的，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其不安與驚慌正日益增長，因爲每個人都看到帝國主義腳下的基礎，已經動搖了，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却逐日在增強。帝國主義政策能够給全世界各國帶來什麼呢？只是更大的壓迫，爲大家痛恨的法西斯主義底復活，以及帝國主義底新的冒險而已。對於這一點，全世界人民必須睜眼看清一切民主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必須團結起來，粉碎帝國主義方面任何一個經濟上奴役各國的計劃，和任何一個新的冒險。蘇聯的歷史經驗，證實了偉大列寧的話：『在人民中大多數工人與農民已認識感覺，並且看到他們所保護的這種政權，即是勞動階級底政權和所保衛的事業底勝利，就保證他們與他們底子女能享受人類勞動所創造一切福利，這樣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今天的任務，是團結一切反帝國主義分子與人民民主力量，以生死攸關的共同利益來結成爲一個強大的陣營，以反對帝國主義與反民主陣營及其奴役各國與沈溺於新的冒險的政策，同時清醒地看一看，就會看到現在沈溺於帝國主義的新冒險，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的命運作爲危險的賭注，某些部長們和參議員們，也許沒有認識到這點，但是如果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團結它的力量，並能利用一切機會的話，那末他們就會迫使帝國主義者稍獲理性些和稍知約束，可以斷言，資本主義本身是並不願意迅速沒落的。

.....

際茲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第三十一年之際，我們滿意地回顧我們所經歷過的道路，瞻望前途充滿着信心，蘇聯的成

就，真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已深深地滲入我們的整個生活中，在蘇維埃時代，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正開始像鷹隼樣展翅欲飛。

必須承認，我們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作為蘇維埃愛國志士的我國人民，其新的精神結構與知識的增長，這一點對於全蘇聯各族人民，城市與鄉村的居民，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以及從事智力勞動的人們，實在無不如此，這確實是十月革命的最高成就，劃時代意義的成就。今天的蘇維埃人民，已不同於三十年前了，今天蘇維埃人民的精神結構，首先就表現在對工作的自覺態度，把他們的工作當做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事情，當做對蘇維埃國家之神聖的職責，今天在每個工廠裡，都有着許多男女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社會主義競賽，已經遍及所有集體農場，工人、集體農民、機關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藝術家和科學家，所有的人都參加了社會主義競賽。今天競賽的規模和內容，足以表明蘇維埃人民對待工作的態度，已經達到了共產主義的水平，全國性的這種競賽已使它成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工具了。現在已經盛行了一種新的運動，這就是個別的工人都保證要提前完成他們的生產計劃，以及整個的五年計劃，這是戰前所沒有見過的，這一運動正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在頓巴斯以及全國各地飛躍地發展着，證明了男女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心理狀態，但這僅是我國內提高勞動生產力許多有效方法的一種而已。

今年穀物生產計劃，已提前完成了，雖然穀物產區及機器的數量，較戰前為少，但國家仍將收到等於戰前最好年成時的穀物。這個成就，乃是由於在共和國與共和國之間，邊疆與邊疆之間，州與州之間發展了那麼廣泛的社會主義競賽，特別是由於整

個集體農場，以及集體農場裏成千百萬男女都積極參加。戰爭初期，我們曾有過很困難的時候，一直到我們適應新的條件，改造我們全部工作，才把困難克服。

我們工人在後方的貢獻，以及我們軍隊在前線的英雄主義（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都是高尚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表現，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保證，目前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高漲，就是目前我們蘇維埃人民思想水平與精神發展的顯著表現。

.....

不可否認，人們思想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是很頑強的，爲着根除這些舊社會的殘餘，黨經常以進行全面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必要性提醒蘇維埃人民，正是爲此，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我們現在正有着鉅大的機會，來勝利地進行根除這些殘餘的鬥爭。

我們人民的文化水平，已在一切方面提高了，學生的數目、出版書籍的數目與在群眾中的教育工作，已達到任何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程度。我們的知識分子，文化領域中的工作者，我們的科學家和我們的藝術家，思想上貫徹着前所未有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現在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那些自覺地與共產主義結成不可分離的思想聯繫的作家的手筆，在我國共產主義激勵着人民奔赴熱情的勞動，英勇奮發，爲國効勞，進行灌注着高尚思想的創造活動。

在戰爭期間，國外資產階級僱傭的文丐們，竟敢預言說當蘇聯人民在他們的軍事行動中熟悉了西方文明和秩序時，當他們到過歐洲各京城和許多城市時，一旦回國，他們就會想到完全否定他們自己的國家，但是事實怎麼樣呢？復員的官兵一回國，就開始以更大的熱情，增強他們的集體農場，在工廠與車間中推進社

會主義競賽，並站到蘇維埃愛國者的最前列。

我們大家並不是都已擺脫了對西方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阿諛崇拜，舊俄的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義方面較高度地發展的歐洲國家，時常處於深深的精神上的依賴狀態中，並不是無所謂的，這幫助了在舊知識階層某些人士中，培養奴性的心理錯綜自卑感與對歐洲資產階級國家的精神上依賴性，除非擺脫這些可恥的殘餘，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蘇維埃公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蘇維埃人民，要以那樣堅定的決心，儘速消滅這些舊社會底殘餘，無情地批評所有一切對西方及其資本主義文化的阿諛崇拜的表現。

你們該記得，斯大林同志論蘇聯公民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話：『從資本羈絆中解放出來的最低微的蘇聯公民，比起任何國外手持資本主義奴役制度枷鎖的高級官僚，都要高出一頭。』我們蘇維埃人民，愈瞭解斯大林關於一個蘇聯公民的自覺性與光榮的要求的話，那末我們向着我們偉大的目標，也就邁進得愈快。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在這整個三十年中，像晴空的太陽一樣，照耀着我們的道路。

.....

我們的進展，是建築在列寧斯大林的戰略與策略基礎上的，我們的道路不是一條平易的道路，外部和內部的敵人曾經是非常囂張，甚至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部敵人也還有它的代理人，這就是如托洛茨基匪徒，右派分子及其他賣國叛徒與叛變分子等。列寧斯大林所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經歷了這一切考驗之後，力量加強了，黨的隊伍純潔了，而且已凝鍊成一支強大的力量，這就是我國人民精神與政治團結的最高體現——我國人民正充滿着信

心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這一力量，在偉大斯大林領導下，正指向達到普遍和平與解脫流血戰爭的道路，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道路，全世界全人類偉大進步的道路。

經歷已經顯示，共產主義運動在許多國家中，已經發展到這樣巨大和有力的程度，以致已再也不能從一個中心來指導它了。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這時代中共產主義的卓越成就之一。同時經驗也已顯示，各個共產黨，特別是歐洲共產黨中最強大的黨，必須有一個聯合的機構，通過它來不斷交換意見，必要時在互相同意下，配合各個共產黨的行動，這將有助於促使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並加強它在群眾中的影響，布爾什維克黨歡呼各個共產黨這些成熟的措施，並祝它們成功。

卅年前，布爾什維克黨，不過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列寧斯大林的黨，以科學的正確性，確定了我國業已成熟了歷史要求，在人民群眾中獲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人民在我們黨底領導下，贏得了革命底勝利。

今天每一個人，都能看到這個社會主義勝利的成果，及其最高的國際意義。

今天歐洲以及歐洲以外民主與社會主義團結的力量，合在一起，比起對方的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來，已強大得不能比擬了。

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進步的障礙，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政策，（它已引起了兩次世界大戰。）繼續下去，就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各國的重大危險。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全世界各國看到資本主義底時代已經日暮途窮，到達普遍和平與全世界各國偉大進步可靠道路已經洞開了，基礎正在動搖的帝國主義底拚死努力，決不能把

資本主義從它日益逼近的死亡中挽救出來。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到共產主義的時代。

偉大列寧奠定了蘇維埃國家底基礎，並領導我們底人民走上社會主義底道路，結束了年代悠久的人剝削人的制度，列寧底道路導向世界各國的自由與幸福，導向人類的自由與幸福。

偉大斯大林曾經並正在領導我們的人民，沿着光榮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

斯大林的名字為各族人民所無限尊敬和熱愛，即是勝利的蘇聯底偉大象徵，是爭取人類幸福的前途底戰鬥號聲。

同志們！布爾什維克黨人，曾經而且將永久是他們國家的先鋒隊，蘇聯人民在進步人類的最前列行進，充滿着對於十月革命的高尚目標的信心。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卅週年萬歲！

在列寧的旗幟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向共產主義的勝利前進！

（摘自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卅週年大會演說）

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十年 ●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已經有三十年過去了，在那些日子和後來的時期中，資產階級陣營中我們底敵人，都曾預言蘇維埃政權不能在俄羅斯存續下去，說它注定要趨於不可避免的迅速的崩潰，但是布爾什維克黨人並沒有被這些預言嚇唬住，而

是勇敢地開始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鬥爭，而且在粉碎了資本主義底壓迫制度之後，三十年來已經勝利地根據共產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底新國家。

我們所經歷的道路，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到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第二個時期，就是偉大愛國戰爭時期；第三個時期剛剛開始，是戰後發展的時期。

.....

第一個時期統共二十三年六個月，其中有三年多化在反對干涉軍與白衛軍的武裝鬥爭中，他們妄圖擊潰蘇維埃政權，並消滅年青的蘇維埃國家，資本家和地主們底這些計劃，都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了，但他們却把我們的國家糟塌成極端糜爛和疲憊的狀態，需要漫長的歲月才能把工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底水平，隨後我國國民經濟就依據了著名的斯大林五年計劃，而開始了進步和發展，一九二八年底，我們就能夠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如所週知，這個計劃是在預定時間以前完成了，接着我們又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並且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由於德國是進攻，我們未能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由此可見，我們能夠實行三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底時間，還不足十三年，可是就在這短短的時期中，我國已經從工業落後的國家轉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總產量已居歐洲第一位，以後一直到偉大的愛國戰爭開始，每年我們底工業都繼續大踏步地前進，創立新的生產部門，而且累進地增加工業生產。

一九四〇年時，我們大規模的工業總生產量，已近一九一三年底十二倍了。

我們底農業進行了更大的轉變，小規模的、大部分藉原始的犁、鐮刀耕作的小農業經營，由於聯合成集體農場，使我國農業變成了大規模的、進步的農業，它們在國家機器與拖拉機站底幫助下，與國營農場一同獲得了拖拉機、聯合收割機、運輸汽車，與各種各樣的新式農業機器等技術裝備，雖則在牲畜繁殖方面還稍嫌落後，但一九四七年農業總產量，却幾乎有一九一三年底兩倍。

斯大林同志去年在檢討戰前蘇聯經濟發展時說：『這種史無前例的進步，不能認為是一個國家從落後走向進步的通常發展，這是由落後國家變成進步國家，由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的躍進。』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粉碎資產階級國家傳統，克服階級敵人和動搖分子的反抗之後，在工業和農業中實行了真正的革命。

由於這一點，蘇聯底國民經濟在短短的時期中，就依據最新式的技術進行了改造，這在任何其他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不能做到的。

我們之所以能獲得這些成果，主要是由於布爾什維克底使國家工業化，首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而且由於當時處在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我國人民曾不得不牢牢記住，他們必須隨時準備，俾在萬一遭受襲擊時，可以奮起抵抗。因此，這一點（按指首先發展重工業而言——譯者）就尤其必要。

我們以奉行集體化政策，而實行了農業底根本改造，爲了準備這種改造，整整化了十年功夫，其中包括克服富農底瘋狂抵抗的必要過程，但是在轉入五年計劃頭幾年中，我們黨就已經能夠說服農民採取新的道路——根據集體農業經營來完全改造農業的

道路，而且這創造了農業生產力無可比擬的最高度擴展的條件，這種農業具有強大的現代機器和一切農業科學所能造就的配備。

由於第一個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我國國民經濟依據社會主義的基礎進行了改造，剝削階級被完全消滅了，蘇聯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堅固地團結起來了。

我們還必須提一提，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第一時期中主要成就之一，我們曾能够一年復一年地獲得我們國民經濟逐步的不間斷的擴大，尤其重要的是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社會主義工業的擴大，自然天然的災難，如旱災及隨之而來的歉收，在這一時期中是曾經發生過的，但是甚至這也沒有阻礙逐步前進的運動。

無論如何，蘇聯工業總是不斷地擴大，並年年增加產量，蘇聯工業這種不斷的進展與資本主義國家對比來看，是最重要的表徵之一，表現了整個國民經濟依據有計劃的組織之進步基礎，我們還曉得工業不斷擴大的結果，久已使我國失業現象完全消滅了，這使得節節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蘇聯國家工業，與機關工作人員的物質文化條件成為可能。

要不是因為戰爭，那麼今天我們的經濟與工業發展，就會在改善勞動人民物質與文化條件中，顯示廣大無比的成就。

根據集體農業經營而進行的農業改造，使得鄉村貧民消逝了，他們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一貫注定了要過絕望的悵惘生活的，而現在每一個集體農民都亦有繁榮與文化生活的機會，農業在集體勞動的蓬勃朝氣培育下，一年復一年地變得更加强大了。

要不是戰爭摧毀了我們許多最優良的農業地區，那麼今天我們各種必需品的供應，一定要比歐洲任何國家（而且還不僅歐洲而已）更加豐裕得多了。

列寧與斯大林底英明的和平政策，保證了蘇維埃人民在內戰與干涉結束後，有二十年從事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機會。

.....

法西斯德國底進攻，中斷了我們建設性勞動的和平時期，接着就開始了四年偉大愛國戰爭底時期。這對蘇聯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考驗，因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如此正確地說過的，這是『我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最慘酷最艱苦的戰爭』。我們大家都記得，在那些年月裏，我們人民經歷了如何難以置信的困難，祇消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這就是希特勒佔領了戰前有八千八百萬人口的我國領土，那裏出產佔全國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希特勒匪徒所佔領的我國領土，其中耕地面積佔全蘇聯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七，我國全部牲畜業幾乎有一半都集中在這塊地區，戰爭期中一千三百個工廠——前線與後方的必需品都需要它們的生產來滿足——自西部與南部地區疏散到東部，重新集結起來。

包括偉大愛國戰爭年頭的蘇聯歷史第二時期，更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我們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的提高與進步的力量。在蘇聯尚未捲入戰爭之前，希特勒在歐洲儼然以主人自居，像法西斯意大利之流之國家，成了他順從的附庸，像法國等的歐洲其他國家，則因為統治集團底親法西斯的卑賤性，而屈服於其鐵蹄之下，許多世紀來國外敵人從未涉足的英國領土，其上空也籠罩着德國入侵的最危險的威脅，只有當蘇聯完成了它戰爭的部署，只有當蘇聯沿全線過渡到對希特勒匪幫發動攻勢的時候，形勢才迅速改觀。

另一件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情，是同盟國組成了反法西斯聯盟，蘇聯在其中佔了領導的地位，這一切，保證了法西斯主義在

歐洲的敗北。

還在十月革命二十七週年時（按：爲一九四四年），斯大林同志曾經用舉世皆知的名言，讚揚過蘇維埃人民的功勞，他說：『今天在愛國戰爭行將勝利結束的時候，蘇維埃人民的歷史作用，已經在它充分的偉大性中表現出來，現在全世界公認蘇維埃人民以他們無我的戰爭，從法西斯野蠻人手中拯救了歐洲文明，這是蘇維埃人民對人類歷史的偉大功勞。』在全世界各國目光中，承認了蘇維埃人民從法西斯野蠻人手中拯救了歐洲文明，這件事也就是承認共產主義領袖與蘇聯偉大的舵手斯大林的非常的功勳。我們多民族蘇維埃國家在全部戰爭底考驗面前，證明是強大而不可摧毀的。偉大愛國戰爭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堅固地團結了蘇維埃各個民族，爲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戰鬥，爲我們國家幸福的前途而戰鬥。

.....

隨着戰爭的結束，蘇聯進入了其發展的新的時期。自去年年初以來，我們就依照新的戰後五年計劃工作着，斯大林同志確定了我們底新目標如下：『新五年計劃底主要目的，是恢復我國曾遭蹂躪的地區，恢復戰前的工農業水平，然後相當大量的超過這『水平。』黨與政府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所規定的目標，鼓勵了我們人民進行新的英雄主義底努力和勞動的業績，現在整個國家都被偉大的志願鼓舞着，不僅要完成而且要超過完成新五年計劃。新五年計劃開始時農業遭受了旱災，去年的旱災遍及最重要的農業區，然而我們的國家迅速克服其所遭遇的經濟困難的能力，是衆所週知的，這又可以用下面的事實獲得證明，即由於黨與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今年底穀物收穫量超過去年百分之五十

八。去年——戰後五年計劃底第一年——工業生產，已獲得了大量的增加，可是由於轉入和平生產的工業復原尚未全部完成，去年底計劃在工業方面祇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另一方面今年蘇聯的工業則正在超過完成其計劃，今年頭三季中工業已完成了其九個月計劃底百分之一百〇三。我們光榮的列寧格勒，現在又走在前列，在十月份列寧格勒工業，已完成並超過今年即五年計劃第二年底全部計劃，整個國家對此都歡欣鼓舞。這一切使我們有根據說，五年計劃第一年（去年）計劃底未完成部分，將在第二年（今年）補足，而且五年計劃頭兩年底計劃，將在今年底一併完成，在工業農業以及運輸各部門，我們正滿懷信心前進，雖然我們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以治癒創傷，並修復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我們已開採了較戰前更多的煤炭，但在恢復鋼鐵工業及石油的產量上，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標準，消費品和食品工業的各部門，也正在恢復和發展中。我們沒有一個工業部門，現在不是在大踏步前進，也沒有一個工業部門，不在計劃今後幾年內大大增加產量，蘇維埃政府經常關心在工業運輸及農業的一切部門採用新機器，這是社會主義經濟此後全面進展的可靠保證，工業生產數量正在逐月增加，祇要說這一點就夠了，即在剛過去的十月份，我們大規模工業的產量，已經達到了一九四〇年的每月平均產量，換句話說，我們的工業產量，已達到戰前水平。這祇是又一次證明了在我們國家裏，已經創立了迅速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平和進一步加強蘇維埃國家力量的條件，我們不受經濟危機底威脅，經濟危機對工業具有那麼大的破壞性，而且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倖免。我們國家沒有失業，也沒有隨失業而來的人民的貧困，將來也絕不會有。蘇維埃制度保證了生產力不斷擴展和城鄉

工人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一切機會，這是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的。

.....

把舊俄和由革命所創立的蘇聯比較一下：

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地主的俄國，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曾被日本帝國主義打敗，我們也知道沙俄已證明無力對付，並且不能抗拒威廉的軍隊，自從那時以來，情勢已根本改變，在歐洲戰勝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與接着日本帝國軍隊在滿洲的失敗，生動表示了我們國家自舊沙俄時期以來，已經前進了多遠。要使俄羅斯復興與再生的企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都失敗了，惟有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帶來了我國久已期待的復興，並且創造了我國強大復興的條件，惟有蘇維埃革命，真正人民革命，列寧與斯大林黨所領導的這個革命，才使我國成了今天這樣偉大與前進的強國。蘇聯的偉大，是由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出來，而且現在已為世界上一切國家所公認，難道還不明顯嗎？要不是布爾什維克在三十年前，從克倫斯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其他奴僕手中奪取政權獲得成功，我國也許就會喪失獨立，並且現在也許尚會輾轉呻吟在慘痛之中。

把蘇聯和歐洲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一下：

以英國為例，很久以來，英國就當然地被認為是高度發展的工業國，甚至被認為是『世界工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只有很少幾年，英國工業產額曾上升到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大多數時間都大大低於這一水平，情形如此，就很難說英國工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何進展，而且甚至現在，正如你們

大家所知道的，英國正處在嚴重的經濟困難中，並且越來越依賴山姆大叔的援助了。

在同一時期，法國的工業也沒有較好的進展，雖然曾有過個別景氣的年份，只要說到一件事就够了，法國工業產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達到的水平來，僅僅超過百分之六，可以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法國工業都在原地踏步，而毫無進展。法國今天也在經歷着經濟困難的時期，並且和英國一樣，將其希望寄託在國外援助上。

一方面是蘇聯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英法工業的情況，這個彰明昭著的對比，怎樣來說明呢？蘇聯工業產量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歇期間，增加了近十二倍，而英法工業却沒有進展，有幾年略見上昇，而在大部分年頭則一直停滯甚至下降，這又怎樣來說明呢？對於願意現代發展而無理解偏見的人，先把事實對比一下，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衆所週知，蘇聯與英法之基本區別，在於蘇聯的工業和它的整個國民經濟是建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但是英國以及法國的工業，像它們的整個國家建築一樣，是放在舊的資本主義支柱上的。不僅如此，科學與實踐都明白說明，蘇聯社會主義的基礎日益堅固，而與此同時，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柱，却早已澈頭澈尾腐爛不堪了。

現在已更加明顯，三十年前，當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我國帶上新的道路——革命復興的道路——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的條件是多麼成熟，三十年前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寧熱切地辯論說：按當時歷史條件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可能前進。又說：我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他說：『在一

個已以革命手段贏得共和與民主的廿世紀的俄國，本向社會主義邁進，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可能前進，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即戰爭非常加速地把獨佔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正因為這樣，也就使人類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了，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夕，這不僅是因為戰爭，以其慘酷性促成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經濟上沒有成熟，則任何起義都不可能帶來社會主義」，而且還因為國家——獨佔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它的前奏，是歷史階梯的一步，在這一步與進入社會主義的那一步之間，沒有中間的一步。『不消說了，十年前當英法兩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其有利程度不亞於我國，但我們知道，僅僅有物質條件是不够的，即令要解決那些已成為歷史的必要性的問題，光靠物質條件也還是不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資本主義制度以另一個打擊，並且進一步動搖了它在歐洲的地位。新民主國家——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底支持，進行了大膽的民主改革，如消滅地主階級，將土地交給農民，大規模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化等等。這些國家正按照它們自己獨立的道路，採取邁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它們已經給勞動人民創造了不受資本家束縛的生活，並且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妄想將這些國家置於其權力之下，並強使這些國家聽命於它的企圖，而保衛它們民族的獨立。

.....

蘇聯從立國的第一天起，便擔負了領導鬥爭的責任，從而確定了自己在參與國際事務上的地位，十月革命宣佈和平，並無保

留地放棄沙俄及二月革命後由偽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所成立的政府帝國主義政策，使我國擺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如此，我國人民還有許多年不能回復和平的勞動，協約國爲了絞殺十月革命，恢復那些潛逃國外的地主與資本家的權力，組織了一連串對我國的武裝干涉，這些罪惡的責任，應由英法帝國主義及其美日同盟國，與當時它們的附庸國擔負。這種海盜式的政策，充滿了邱吉爾、克里蒙梭及其他反動派對於革命的俄國人民的獸性的仇恨，是可恥地失敗了。蘇聯人民堅持了他們的獨立，獲得了休息，並且開始走上勝利的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你們大家知道，甚至在這以後反對我國的陰謀並未停止，西方與東方的帝國主義者，不惜一切想挫敗我國和平的建設勞動，甚至於達到這樣的地步，英法兩國竟與法西斯意大利聯合起來，並與希特勒德國簽訂了可恥的慕尼黑協定，以便促使德國法西斯匪徒更快地進攻蘇聯。然而英法帝國主義者算錯了，他們墮入了他們自己安排的陷阱裏，而斯大林英明的和平政策，却輝煌地保證蘇聯得以再次延緩了戰爭。但當希特勒德國終於進攻蘇聯的時候，我們的敵人的希望又恢復了，我們知道，戰爭爆發後不久，倫敦就出現了這樣的消息，即英國閣員摩爾布拉巴松在研討，一九四一年夏季蘇德戰場的形勢時，毫不遲疑的透露出一種願望，希望蘇軍和德軍彼此相互消耗力量，而英國則就中增強其力量而成為統治的強國。美國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深恐稍微落於摩爾布拉巴松之後，一九四一年六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國人的聲明說：『如果我們看到德國行將戰勝，我們就必須幫助俄國，但如果俄國行將獲勝，那我們就必須幫助德國，他們互相殘殺得愈兇愈好。』

雖然如此，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蘇聯、英國和美國曾順利地合作反對共同敵人——一切民主國家的共同敵人。

戰爭一結束，蘇聯就開始實行新的斯大林五⁴計劃，同時現在我們也還需要起草未來幾個五年時期的計劃，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確定這些新的目標如下：『至於未來較長時期的計劃，黨的意見是組織國民經濟中，新的強大的蓬勃高潮，使我們增加工業生產！比如說三倍於戰前時期，我們必須達到這種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必須每年能出產銑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億噸、石油六千萬噸。』

這應該足以表示，蘇聯是如何關心鞏固而持久的和平，一切和平的忠實友人——他們在任何國家中，都佔有壓倒的大多數——可以放心，蘇聯對於普遍和平底利益，將堅持到底。依照這種和平政策，蘇聯堅守全面發展國際合作的立場，斯大林同志在他和美國名人史塔生的談話中，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曾作了透切的說明：『他們——蘇聯和美國——的確是能够合作的，他們之間的差異就合作來說，沒有多大重要性，德國和美國的經濟制度是類似的，然而他們之間還是爆發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同，但他們並未互相作戰，而是在戰時進行了合作。假如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為什麼他們在平時不能合作呢？完全可以理解，祇要有了合作的願望，即使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之間，合作也是完全可能的，當缺乏合作的願望時，即使有相同的經濟制度國家民族之間，也會打起來。』蘇聯始終不渝奉行和平與國際合作底政策，這就是蘇聯對一切表示願望和平的國家所採取的態度。（摘自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卅週年大會演說）

本篇參考書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

斯大林：『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預選大會上的演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中文版。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中文版。

『斯大林選集』，第一、第三卷，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九月版。

『共產國際綱領』，東北書店一九四九年五月版。

『馬列主義文獻介紹』，大連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八月版。